



无界散文

白菜花

李峰·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菜花 / 李峰著. — 太原 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6.8

ISBN 978-7-5378-4871-8

I. ①白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83197 号

书 名: 白菜花

著 者: 李 峰

责任编辑: 赵 婷

书籍设计: 张永文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5628696 (发行部)

0351-5628688 (总编办)

0351-5628697 (编辑室)

传 真: 0351-5628680

网 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 - 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 销 商: 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字 数: 125 千字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16 年 8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8 月 山西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78-4871-8

定 价: 19.80 元

心中的白菜花

要出一本小集子了，总得有个书名，就像人好赖总得有个名字一样。忽想起前一阵子在万宝山任家庄村下乡听到的一个小故事，说：有一个山庄窝铺山大人少，有点头脑和本事的人都到山外做事去了，留在山里的人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不知今夕是何年。忽一日闻得一阵鞭炮声，有人才说：呀，要过年了，今儿都大年三十了。乡亲们说，过年了总得贴副春联吧。于是大家纷纷把对联纸裁好，研好墨汁。这时，大伙傻眼了，纸是裁好了，可是谁来书写呢，村里的秀才都进城了，没有人能握起毛笔。山外又是一阵一阵的鞭炮声，眼看着就要到大年初一了，急得老乡们团团转。这时，有一老乡灵机一动，说：尿还能憋死人？只见他取来一个做肉的盅盅，把研好的墨汁涂在了肉盅盅的碗沿上，然后把裁好的春联纸一字摊开，用涂了墨汁的肉盅盅均匀地在上下联上顺着盖了起来，又把横批也盖了四个黑圈圈，婆娘孩子们一起帮忙贴在了自家街门上，然后马上也燃起了鞭炮。见状，乡亲们都来仿效，要五言的就盖五个黑圈圈，要七言的就盖七个黑圈圈，那年，这个小山村的春联就是这样贴的。人家讲这个小段子是说文化人的要紧事，我听了却感到有趣有创意。这个山民的智慧朴素得让人难以想象。这种朴素的创意里边蕴含的美，让我回味无穷。

富贵牡丹，娇艳玫瑰，纤纤君子，高雅兰花。白菜花也算花吗？而半个世纪以来，我就固执地深爱着白菜花，至今母亲栽过白菜花的一对瓶子还好好地摆在我家的柜子上，每每端详倍感亲切惬意，每到过年清扫家里卫生时，我都要亲自小心翼翼地把它取下来，反复擦拭。那一刻，仿佛又看到母亲把白菜帮子摘下来放上红辣椒为我们炒辣子白，然后再把白菜心和白菜根用水泡在这对瓶子里栽上，不几日，那白菜花就开得温馨灿烂，那白菜花的情结温暖了我的整个童年，也温暖了我们整个家。她在我心中那种朴素的美和朴素的尊严，一直渗透到我的骨子里，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感染和感动。以至于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放声唱出了《白菜花》的赞歌。

在我居住的小县城，我家是很早就从大杂院迁出来住进商品楼的。刚住进去时，我们小俩口关起门来欣喜若狂：这辈子终于实现了楼上楼下、电灯电话的美好生活了。可时间久了，同一幢楼里的人认识的也只是简单地点个头问个好，面熟叫不来名字的居多，各家也互不走动，一回家就都关起门来各顾各的了。过了几年那样的美好生活，我不禁又留恋我小时候“伙院”的热闹。冬天下了雪，全院男女老幼一起扫雪，孩子们打雪仗，滚雪球，跳界界，耍娃娃家，踢键子，打三角，滚铁环……院邻有一家做了好吃的了，都要让孩子们给邻居们送点过去，说：这是给张奶奶的，那是给李爷子的。过年放鞭炮，大人小孩都要在大伙院中间一起燃放，直到“熬夜”到大年初一再接着放，好生热闹。那种朴素的“无产阶级”感情，人与人之间的包容、简单，使我再无回到“洋灰板子”楼房里的欲望。

我读大学念的是中文系，对文学和美术比较喜欢，偶有灵感写点小东西，我的第一篇所谓散文是《甜苣》，发表在《大学中文刊授》上，是我的写作老师孙秀乾先生帮助修改发表的。因我是吃甜苣芽长大的，而我又与冬天挖甜苣芽根根有个小故事，所以写得比较顺手。这些年，有点想法就写一点，慢慢也就积累了点小文章。前年到北京拜访著名诗人李瑛先生，谈到当代中国新诗，李老说：当今中国诗坛这个派那个派，

不知道写的是些啥，让人看不懂。我也深有同感，为什么不好好说话、好好写诗呢。《一月的哀思》《回延安》《白杨礼赞》等等写得朴素，多自然。因此，我写了一篇诗论《诗歌不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》，也算是对写作态度和风格的一种观念吧。

这个集子凑来凑去也没什么好东西可呈现。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叫个什么名，洋的我起不了，也不去“起名馆”造访，土的我的确没有悟到那么深的“道”和“理”，也不会吃着牛排谈“禅”意。忽想到吃母亲炒的辣子白，赏母亲的白菜花，想到母亲的养育和老师先辈的教诲，我一个工人阶级的“臭小子”，一介平民，能写出什么玄乎的好东西呢。因为集子中有篇赞美母亲的散文《白菜花》，姑且这本集子就叫《白菜花》吧，也算对母亲和师辈教导的一个回报。

2015年10月28日于杭州

目 录

白菜花	/ 001
甜 苣	/ 004
冬之眼	/ 007
走进书房	/ 009
松竹千尺 唯有虚心	/ 011
陌 生	/ 013
赞美诗响起的时候	/ 016
感觉彦平	/ 019
风箱——我的儿歌	/ 022
一座村庄的印象	/ 024
凄雨西府街	/ 026
寻找年味	/ 029
正月记事	/ 031
红红的苹果	/ 040
晨 雾	/ 042
马兰草	/ 044
一辆红色电车存在 却不行驶	/ 046
人间四月看杜鹃	/ 048
滇西走读小记	/ 053
父 亲	/ 062

商界名珠	/ 073
迈出一步天地宽	/ 085
只要有了爱	/ 092
我 们	/ 093
我要说	/ 095
成熟的幼稚	/ 096
超越物质走向精神	/ 098
杏花聊斋	/ 100
青年工作意识流	/ 102
我与《汾酒青年》	/ 103
救救他们吧——寄语于高考青年朋友	/ 105
遗漏了的爱——献给青年朋友们	/ 106
写在同学相识三十年	/ 109
“群众厨房”好	/ 110
人性的美	/ 111
和谐的美	/ 114
听李瑛先生谈诗	/ 116
诗歌不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	/ 119
《李峰文集》自序	/ 122
《李峰文集》后记	/ 124
《青春的折光》后记	/ 126
快乐生活 快乐工作	/ 128
还有几句话	/ 132

我赞美白菜花，是因为她是一种再朴实不过的花，实实在在地说，她也算不上是“花”。

我出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，爸爸妈妈都是工厂工人，虽说是“根正苗红”，但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也就是几十块钱，加之我们兄弟三人，又都是男孩，日子过得紧紧巴巴。那年月，尽管吃的是“金裹银”，喝的是玉米糊，穿的是补丁衣，但胸前毛主席纪念章一戴，红宝书手里一捧，日子过得乐乐滋滋。

我的爷爷是远近闻名的木匠，因此，我们家的家具还算不少。我们家住的是老式窑洞，就一间。长长的一个大筒子状，屋里正对面就摆放着爷爷给我们家打的一个两斗三屉桌子，样子类似现在的写字台，桌子上面端端正正地摆着一个穿衣镜，白白的水银镜上隐隐约约还印着好看的花。算起来，这两样家具在当时也就是我们家最“酷”的了。穿衣镜比桌子窄一些，两旁还有些空隙，那就是我们家放白菜花的地方了。左右对称各一个，很是好看。

那时的冬天，特冷。北方人吃的蔬菜只有白菜和土豆、胡萝卜、白萝卜、红薯。每年冬天，爸爸妈妈在存上一两缸小麦的时候，都要一下买几百斤大圆白菜。一个一个竖起来，摆放在一个不冷不热的地方。那大圆白菜长得比现在的好看，上边宽宽的、圆圆的，结结实实地摆放在那儿，就像一颗颗小姑娘围着长头巾的小脑袋。

冬天的窑洞里，很是暖和。一颗白菜要几顿才能吃完。第一天，妈

妈把大白菜青青绿绿的大帮子掰下来，一遍一遍地洗干净，切成滚刀状，用红红的辣子炒出来，香气四溢，越发增加了小屋的暖意；第二天，妈妈又把大白菜中间的那一层泛着嫩黄色的帮子和叶子都掰下来，仍是洗得干干净净，帮子就切成长条状和土豆片炒在一起。叶子呢，也切成不宽不窄不长不短的条子，泡在清水里，待锅里的面煮得快熟时，抓一把放进去，连面带菜一起捞出来放在碗里，无论是红面还是包皮面，那碗里就漾着丝丝的甜意了。两层的白菜帮子都吃了，剩下的就是白菜心了，每到这时，妈妈总是把白菜心拿在手里，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那样子那神志就像在挑媳妇似的，确定没什么问题后，妈妈就从爷爷打的那个桌子上取过一个莲花状的豆绿色的花瓶，用围裙把花瓶外面擦得干干净净，再用清水把瓶子里面洗上几次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白菜心放在花瓶里，再从水缸中舀些清水浇在瓶子里，那白菜心就亭亭玉立地站在莲花瓶子里了。然后，妈妈再小心翼翼地把这一瓶白菜心摆在那张桌子上。每到这时，妈妈总会把我搂在怀里说：“快，用不了几天就开花了。”那时候，我不懂妈妈为什么这么喜欢这白菜心，为什么总盼着这白菜心早早开出白菜花。不过，那年月，我们家也没有什么花可陈设了。如此这般，等吃了第二个白菜时，妈妈就又把一个白菜心放在又一个莲花状的瓶子里，依然是摆在那张桌子的那一端，依旧还会说：“快，用不了几天就开花了。”

的确，过上一两天，从白菜心上就会抽出细细的嫩绿的一根花茎。花茎顶端再生出一些淡黄色的珍珠状花冠，大约一周时间，那白菜花就开得清香幽雅了。一个瓶里一束，端端正正，给冬天的小屋增添了些许情趣。

我上完小学，念初中的时候，妈妈在寒冷的冬天，仍是一年又一年地栽她的白菜花，只是白菜心依旧，可妈妈的眼角多了些皱纹。那一年，爸爸得了肝炎，躺在炕上不能动，全家的活就落到妈妈一个人的身上。我在家排行老大，穷苦人家出身，自然也就懂事早。放学了，我就主动地帮妈妈干些脏活累活。那时候，家里没有自来水，清晨，冒着刺骨的

寒风，有时踏着冰雪，我就早早起来往家里挑水，一挑就是一条街，有时候，滑倒了，坐在冰冷的地上直想哭，可一想起我们家小小的暖屋里，妈妈端详白菜花的慈祥目光，我就咬紧牙关，勇敢地继续挑下去。等我歪歪扭扭地挑着一担水回到家门口时，妈妈总是忙着走出来，掀起门帘说：“来，快放下，妈和你一桶一桶往家里抬。”望着满满一缸清清的水，再看看我冻得红红的脸蛋，妈总是说：“俺孩长大了。”我望着妈妈会心的微笑，就像那白菜花一样灿烂、好看。

白菜花实在不是什么奇特的花。枝叶并不婀娜，花朵也开得不那么绚丽，也不需要土壤和花肥，甚至开上十天八天就枯萎了，像两个疲倦的老太婆。然而，我还是要赞美她，因为，她是一生开在我心中最美最美的花。

甜 苣

中午，睡得正香，蒙眬中有人喊去农场铲草。

真邪门，连个囫囵觉也不让睡，算倒霉，去就去吧。

出了校门，往南走，便是通往农场的路了。

淅淅沥沥的小雨不换气地一连下了几天，中午天才放晴。残存的马车、小四轮车轮印痕的灰渣路旁，湿湿的泥土散发着醉人的馨香。一畦一畦的莲花白像出水芙蓉，晶莹的露水在上面打着滚。一方小小的池塘，被密匝匝的苇子草裹着，微风抚摸着安详的水面，泛起轻轻的涟漪。河边上有几个农家孩子举着竹竿在钓鱼，尖尖的苇子触着他们细嫩的胳膊，时而有几只鸭子泛在水面，像几朵盛开的白莲在迎风抖动……

啊，田园风光真美呀！一个小诗人感慨道。

我略有些埋怨的心情，也在这大自然的陶冶下轻松了许多。整天关在四堵墙中，看惯了豆腐块式的楼房，对那些单调的直线有种本能的厌烦。今日能感受婆娑的杨柳，袅袅的炊烟……倒也不失为一种享受。

农场到了，我们的任务是在苗圃里铲草。

说来也是一种大自然的惩罚吧，春天栽的小柳条，由于刨坑不深，经不起风吹，或长期无人问津，枯死了很多，倒给杂草开辟了宽阔的生长领域。好家伙，齐膝深的蒿子草，黑绿黑绿的一片，神秘得有点害怕，越过田埂，蔓延到路旁，看上去像一汪碧色的海洋……

其实，地里长得并不全是蒿子草，等我们亲自跋涉在绿色的海洋中，细细一看，就发现在蒿草的遮掩下，松软的土地上还生长着马青菜，猪

耳朵……

不一会儿，也不知是太阳得了健忘症没有吮去早晨的甘露，还是积存的雨水，便把我的皮鞋、裤筒打湿了。唉，真不该来，早知道就进市里“避难”去了。

“呀，甜苣！”一个女同学惊喜地说。

仔细一辨认，呀，真多。我躬下身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拔出一株甜苣，嫩嫩的，鲜鲜的，紫灰色的叶子上，泛着一层白绒绒的、长长的根茎，白嫩白嫩的，像一根细细的藕。

“看，还有奶哩！”那个女同学从地上掀起一株甜苣，但只拔出半截根，一股乳白色的液体从根茎中间涌了出来。

“奶，你吃了吧。”一个男同学打趣地说。

“你吃了，你吃了。”女同学捏着一株甜苣就往那个男同学嘴上放。

“哈哈……”逗得大伙都乐了，惊讶、愉快的笑声惹得小鸟也飞了起来。

我奇怪自己拔得那么娴熟，轻轻地就连根拔起了，一点也不损坏根部。那个女同学就不行，拔一根就断一根。她见我手里整整齐齐捏了一把甜苣，便凑过来说：

“你怎么拔得这么好？”

“啊，对了，我太熟悉它了。”我猛然想起一件很早以前的往事。

那是我十几岁时，有一年，我得了急性阑尾炎，躺在床上直哼哼。医生开了中药，其中有一味就是甜苣根。爸爸跑遍小城的药店都配不上。怎么办呢？时值早春，大地还冻得铮铮直响，到哪儿去找呢？爸爸骑着车子出了城门，用小铲子在地里乱挖一气，也见不到一点甜苣的踪影。正当这时候，一个年轻小伙子跑过来打问，爸爸如实地把要找甜苣根的事说了。小伙子问了爸爸的工作单位就走了。

第二天中午，太阳晒得暖融融的，爸爸正在为甜苣根发愁，我们家来了位不速之客，手里捏着一把甜苣根。爸爸一下就认出了是昨天在地里碰到的小伙子。

原来，小伙子见爸爸焦急的样子，知道肯定是急用，于是，他回去拿了个铁锹满地里刨出了这么一把甜苣根。我一看他的手，呀，红一块绿一块的，那是被冻土割的。

过了些天，我病愈了，爸爸和我一块到小伙子家谢了恩，可是至今我也不知他叫什么名字。

后来，我喂了几只红眼睛的白兔子，每天和乡村娃娃一起到地里拾草。在我眼里最鲜最美的草就是甜苣。拾回草来，我总是看着小白兔的豁子嘴一左一右地把鲜嫩的甜苣吃了进去，好像小孩吸吮着母亲的奶……

上了大学，就再也无暇到农村了，许多小时农家娃娃们教给我的草名也忘得差不离了，唯有这甜苣怎么也不能从我的记忆中消失。

太阳偏西了，茂盛的蒿子草早被同学们翻在了地下，于是苗圃又恢复了松软深黄的本来面目。苗圃里几株小柳条，在柔柔的晚风吹拂下，向同学们频频点头。出来时懒洋洋的心情，早被对甜苣的遐想遗忘得一千二净了。

我真不愿意离开这里了。听母亲说甜苣还是一种很好的凉菜。于是，我邀了几个女同学又采了许多鲜甜苣，我想我们做出来的凉菜也一定很香、很甜……

房老师的出殡仪式，我没有参加，因为我想不出给他送怎样的一副挽联。

现在是冬天了，太阳仿佛变成了一个衰老的女人，眼神暗淡无光。我又来到了曾充满欢乐和给我留下许多回忆的校园。校园经过几次大小整修，往日的迹象，几乎难以寻觅，就连坐落在东楼与操场中间的西楼，也是凭着旧时的记忆才分辨出来的。

我第一次和房老师见面，就是在这幢西楼里。

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，汾中办了六个初中试验班，我便慕名从府学街小学来到汾中念书。我们是在数学教研室见的的面。他，四十出头，却鬓发斑白，弯着背坐在那里，像一个粗粗的句号。加之，他长着长长的钢针似的络腮胡，乍一看，倒像是一个沙皇时代的俄国神父。除了形容粗糙以外，他给我的第二印象就是“烟魔”（原谅我对死者的不敬）。他没有正面瞧一眼进来的我，而是一头埋在青烟浊雾中写着什么。过了许久，他才转过身来说：“到一班吧。”

我明白了：他就是负责我们初中组的。后来，我们的数学课就由他带。

同学们很怕他，初中时，偶然读到伏尼契的《牛虻》，联想到房老师下唇底一条长长的印疤，那一种粗犷的性格就把人给唬住了。夏天的时候，教室里闷热得很，有的同学听不进去，就悄悄地趴在桌子上淌开涎水了。房老师就会抓起一颗粉笔头轻轻地弹过去，或者猛地用教鞭敲几下书桌，有时候不慎就把教鞭也“一分为二”了，引得底下一阵哄笑，房

老师也禁不住觉得有趣，那些瞌睡的学生们的睡意也就随之减少了许多。

最不能忘记的就是那次到宋家庄公社向阳村劳动锻炼。那时汾中在向阳建了个分校，为了使我们成为“有文化的劳动者”，学校让学生们都轮流到向阳村去建设自己的分校。出发的那一天太阳真毒，女同学和男同学的行李由拖拉机运上去，我们就步行上山，顶着烈日，踩着“噗噗”的尘土，离开了书本，到社会大课堂中去学习“真本领”。房老师也去了。除了行李，我们男同学的随身背包全由他一人用自行车驮着。汗水顺着他密密麻麻的胡子往下淌，可他在路上和我们仍是有说有笑，一直推到向阳山。在分校的日子里，不是上山砍树，就是听生产队长讲过去地主剥削农民“黑叫驴打滚利滚利”，每逢听贫下中农们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忆苦思甜时，他总是坐在向阳小学教室最后一排，一个人抽闷烟……幸好我们是最后一批上山接受再教育的，总共干了一星期就接到学校要求下山的通知。下山的那天，我们就没有再步行，房老师也没有像上山时那样谈笑风生了，下嘴唇那条疤痕像经过霜冻后似的更加铁青，更加可怕。

以后，我就升入高中，和房老师直接接触也不多了，只知道揭批“四人帮”时，有人给他贴了张大字报“房兆良挡水捂盖子罪该万死”。当时，我心里觉得很好笑：房老师穷得连双鞋还是大张嘴的哩，还跟人家们搞什么运动呢。

房老师是去年离开人世的，据说在他弥留之际对爱人说了一句话：“孩子快过生日了，割上二斤肉好好过过。”不管是真是假，我听了，相信那一定是真的。像房老师这样的硬汉子，在这个人世上走一遭最后在告别生命的时候，他还能说些什么呢？

冬天啊，真冷，真严肃。夏天，总是像个浪漫热情的诗人；冬天却是个严肃的哲学家。他对发生在历史上的一件件平凡的事情，都在给予理性的评判。

于是，我想冬天一定是有眼睛的。

我有一位画家朋友王耀生，是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美编。我们曾同在山西大学念书，我学的是中文专业，耀生兄学的是美术专业。耀生既画油画，又作国画，在我的心目中，耀生的画是很棒的。大学毕业后，我们各奔东西，各忙各的，自然也都逃不过择业—娶妻—生子的老一套。我被分配到山西杏花村汾酒厂宣传部，经常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界记者朋友，生活在酒都酒乡，中午免不了要和大家喝几杯，我酒量不大，因此，往往就喝得酒不醉人人自醉，甚至连念过的子曰诗云也醉得记不起来，哪还顾得上斯文。听太原的朋友说，那些年，耀生主要是从事商业画册的运作，靠组织几本画册搞些创收，好像也赚了些钱，买了辆私家车。当时，我想：耀生肯定过得不错，至少是囊中不差涩。

偶然有一日，我在《山西日报》上翻到耀生的一篇文章《走进画室》。洋洋洒洒数千言，对人生事业几多感慨，颇有见地。只是没有谈到赚钱的事，我想耀生兄终究还是文人，君子不言钱。但怎么说，耀生兄的这篇文章对我还是很有影响，以至于让我每每酒足饭饱躺在床上后，《走进画室》这篇文章，总是在我眼前晃动。我恨耀生那么吝啬，哪怕在你的文章结尾处捎上一笔，“他妈的钱这东西”。然而，没有。

不要再难为他老兄了，耀生毕竟还是个画家，毕竟还是个文人。至少他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，还没有沉沦，还有些艺术家的良知。艺术家也是人，也有妻儿老小，也要衣食住行，而且，更重要的是一个卓越的艺术家尤其需要丰富的生活积累，不排除在浓浓的商业氛围中，寻找

和发现生活的美，寻求自身生存的空间和坐标。换个活法，不亦乐乎。

从学校的画室走出来，到社会中去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，经过较长一段时期的生活体验和生活积累，再重新走进自己的画室。从以现实生活为原型，塑造“理想”的人物形象，到刻意研究“禅宗”文学，再重新审视现实生活，提升写作品位。我以为，这不仅仅是作家艺术家艺术表现的重复回归，而且是生活积累的升华和释放。

我要走进书房了，茫茫的人海，纷纭变幻的社会，至高无上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，感染和感悟着一个时代文人一种怀念和奔放的情愫，作家也好，艺术家也好，都只能是属于一个时代的。不要再责怪耀生兄了，平常心的境界是一种崇高的境界，是需要付出一生心血才能达到的境界，它是一种理念，一种精神，一种对生活大彻大悟的审视。

我走进了书房。我又一次走近了柏拉图的《理想园》，肖洛霍夫《静静的顿河》和茅盾先生的《子夜》。我四十岁，四十不惑，该到超越和升华的时候了。

我企望有更多的人走进……

2003 年 1 月